

最

樂

編

卷一



寂樂編序



為善寂樂語出漢東平蒼
而止善擇善樂善童而習
之矣無伐始微同人為大
善人多為善之人少則善

本一而為善之塗多所繇
擇善者未精也切之礪之
及之守之君臣父子昆弟
朋友男女飲食被服興居
語默出處辭受之際動中

天則其自知如飲者之知
冷知煖焉而不言其被物
如萬物之熙熙於春和而
物不知彼沾沾焉似忠似
信似廉似潔以煦煦於人

情而陰以要天休善之賊也善在心証在六經小學近思錄朱子節要其階梯也程朱以還薛河汾切實而粹精矣自非舉世非之

不顧刀鋸鼎鑊在前弗懾則其赴善也亦弗勇采菽鬻而執經於予下筆驚其神駿其意氣時若上人者又數年而執經於予細若

氣微若聲怯若不勝衣其
意氣時有以自下者又數
年携所輯晁樂編相示先
正之格言具在思以自善
善世者意深遠矣徵予序

厯予誹譽之至變而不少
變斯予所共與為善者也
勉而為之序

乙丑春正魏塘魏大中書





正春玉駿齋
大中書
...

最樂編叙

最樂編五卷
馮李高采叙
輯于師魏廓園先生
贊嘆此書
叙而傳之
刻於天啓甲子而乙丑
親先生以忠立
被建緹騎械至

系心... 或... 或... 或...

詔

被拷掠百受奇慘... 狀有子秀才曰... 求援於... 送故人... 率以... 實中... 眼... 射口... 相... 朝... 則... 暮... 暮

見暮... 則... 辭... 則... 見... 則... 申... 包... 暮... 七日... 哭... 縋... 禁... 一... 紙... 之... 壽... 都... 塞... 身... 直... 如... 周... 冲... 矣... 獨... 黃... 虞... 兩... 給... 事... 以... 酸... 金... 助... 贖... 刑... 奪... 物... 而... 來... 救... 用... 旋... 親... 先... 生... 父... 子... 於... 艱... 險... 中... 亦... 甚... 難... 有...

同里惡生換最樂編以煽衆殊
勅勳建祠亦為勳曰朝聞道夕
死可矣幸之為然歟也谷林
聖天子為陽特
旨昭雪而采菽新拜南光祿丞

曩者緘滕此編盡可以出世乎親
先生之言曰樂善之人舉世能之
而不取刀鋸鼎鑊在前慄之而不
動不拉則其赴善也忘弗勇先生
有言竟味汝識又為采菽周

旋艱險而發者咳責矣哉大抵世
界傾欹風習嘔噦非天生克親之
主誰為掃除凡天生志正鐵漢誰為
榜樣有移功頌德呼祖母父之愧
孫死亦無親先生有平居在道

臨患掉臂之親知死亦無負焉
來教之師弟清善子中第一大
綱骨下或曰忠孝節義多禍少
福何系而為之哉余曰不然譬如
父母亡時恨不痛哭即死而後孝

子之心始快如知為最氣而亦未
嘗不在也送瑞禱

昔師賊忠良知亦痛罵即死而後
直道忘始快如知者最怒而樂三
未嘗不在也忠孝節義何負乎

人而云善亦何為乎余恐世人

疑團未破冲親先生父子師弟

事或生恐怖或生退轉故叙此

編顯晦之原繇且以廣正人君子

之樂善亦倦者早竟花孟博

之言出於憤激而如東平者之
篤論也

崇禎元年八月朔日

華亭陳從儒



最樂編序

高子采菽生有粹稟
績文之暇無他嗜好
遇古先格言即稍俚
而警切者輒手錄之

間取以迴環諷咏若
有深味彌歲生帙
名其編曰最樂客曰
此漢東平王蒼語也
朱邴所擅素士齋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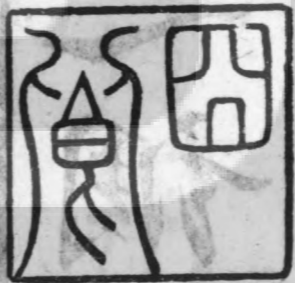
可乎采菽為惕然止
以質於余曰何客之
陋精一執中堯舜語
也敬止敬勝文王武王
語也藉令學士大夫

緩緝學問宗旨擴以
名書誰復難之者語
云理義之悅我心猶
芻豢之悅豕口未聞
心珍五鯖與日用飲食

別煩易牙之調也余
願采菽幼而口實壯
而割烹處而疏水達
而鼎食以及飲民之
醇獻上之曝終身不

越此味亦不越此樂
何客之陋余與采菽
相期於溲上矣

竹嬾李日華題



家樂編序

今之士大夫每津、相
嚮曰吾儕須尋孔、頑樂
處試問所樂何事其能
心解力行有幾彼繩

營蟻慕鑿寸靈以媚七
尺之軀者亡論即汪洋
自恣託閒曠取適乎如
心境未淨亦箇翱而歎
逸耳樂惡在大哉為善

家樂之一語也余佩服
良久而媿未逮東床子
采萍少工舉業後為病
苦乃翛然於世味俗情
之外而好行其德蓋於

斯語私心嚮注之六山
谷手書自泚以泚子若
孫之意與且因而推演
之旁披博覽凡切於省
身克己以至濟人利物

者片語若拱璧也輒手
錄加編次焉將令寓目
警心於芳規而企羨恍
如麟鳳睹霞轍而惶悚
凜若雷霆寔久之善念日

增妄念日減而與世無
覺觸處坦途縱有意外
之轉軻如游氣偶泊太
靈臺無挂碍至此而形
神交暢夢寐俱恬孔顏

之樂亦如是而已方彼
脫略名教以不羈貌真
樂者奚啻徑庭哉况其
營、擾、併形骸桎梏
之而自投苦海也者第

程先生論讀書云讀得一
一尺不如行得一寸詢
知慕善易為善難此尤
東床子之所憂而能憂
正能樂之基也余嘉其

意亟命梓以公同志者
如同志服膺是編嗟然
有會於心則謂為善家
樂以一言蔽之也亦可
武水竹蘆圃主人明葵

計元勛題



最樂編自序

漢明帝問東平王曰處家何樂對曰爲
善最樂旨哉斯言余少讀書英爽騰發
芥視青紫便謂世間樂事隨願可得束
髮采芹未幾卽遭按劔更種種不如意
事一時駢集竟成竒疴諸苦倘嘗遍醫

莫効聰明暗奪面目盡非壯志猶未減
也勉力揣摩而病魔日逼壯志日銷回
視翩翩得意之輩其先我而朝露者不
知幾矣堪誇技倆盡納罟坑可羨榮華
翻成鳩毒迺知世原無樂樂處盡是苦
因夫世且有耕而不得食織而不得衣

者矣吾無耕織之勞坐享衣食之福又
得讀聖賢書爲

朝廷士天之厚我數倍尋常卽疊疊進
修猶恐或墜若遺棄本原貿貿馳騁真
自投苦海永無出頭地矣雖我輩志在
功名而命不可強獨有秉彝帶來携去

炯炯難磨與其強圖無益之富貴曷若
自繕至切之身心勉加懲艾苟免大咎
則生順死安一切俟命可也每思求誨
于仁人君子愧非素絲之質不堪附近
朱藍兼以村居僻陋仰止徒懷惟是竊
聞善言善行卽手錄以當韋絃偶于小

春日携筇杖陟東西兩洞庭見山齋所
題皆古人警訓晨夕咏繹不覺性靈勃
發疇昔妄想恍然若失嗣後披閱羣籍
採錄盈笥藥窓之下總覈區分因以最
樂名編伊川云讀得一尺不如行得一
寸余深愧矣然聊以自淑餘生併淑余

後人云耳持以質廓園先生先生曰相
別數年遂有此等工夫此猶衣可衣食
可食人人用得着者因授弁語以公諸
世
天啓五年人日高道淳題于經畬堂



最樂編凡例

- 一 格言懿行及善惡報應可爲勸懲者卽錄
- 一 釋道訓誡及俚語謔言雖似瑣陋實足惕省者亦錄
- 一 雖係名理而意涉深晦辭涉浩繁及迂遠不切者不錄
- 一 如近世清譚雖多警句然涉于刻薄偏枯者不錄

一五經四書

皇明聖諭家傳戶誦貫徹人心已不復贅如係發論引喻卽並載之

一分類標題不過舉其大要如毀譽卽附言行酒色財氣總名除賊餘俱倣此

一每類之中各有次序或繇淺而入深或繇深而至淺要以互相發明耳故不拘世之
景樂今古人之後先

一每段之下各有小註不忘所自兼欲便于考也若屬未詳姑闕以俟

一小註之中或以名稱或以號稱或以謚稱或以書稱種種不齊各仍其便

一余本寡昧又二豎侵凌不得專心博採定慮精叅不過隨得隨記其間掛漏甚多而魚魯豕亥之誤亦必不少惟望博雅俯而政之

效文

魚魯不交之類亦以不少辨望辨辨辨而
亂辨亦不盡辨辨辨辨其間辨辨甚多而
一余本哀辨又二登辨亦不辨辨小辨辨安
知以昔辨辨辨不齊各份其野也

一八辨之中九以各辨及以辨辨及以辨辨
辨辨之辨辨辨辨辨辨辨辨辨辨辨辨辨
辨辨之辨辨辨辨辨辨辨辨辨辨辨辨辨

最樂編目錄

一卷

克治

言行

廣量

謹慮

二卷

惇親

擇交

勤學

勉仕

三卷

治家

應事

除賊

積德

四卷

愛物

樂天

攝生

立命

五卷

報應

君親

正衣

立命

耕土

樂天

孝悌

四德

最樂編卷之一



魏塘廓園魏大中孔時正

鴛湖門人高道淳采菽輯

克治

范文正公曰吾夜就寢自計一日飲食奉養之

費及所為之事果相稱則鼾鼻熟寐或不然

則終夕不能安眠必求所以補之者

日益編

薛文清公每夜就枕必思一日所行之事所行

合理則恬然安寢或有不合卽展轉不能寐
思有以更其失又慮始勤終怠也嘗書以自
警公持守最嚴每呼此心曰主人翁在室否
續自警編

趙清獻公無一事不可以告天司馬溫公無一
事不可以告人嗚呼必如此庶幾可謂不欺

心 綠雪亭雜言

薛文清公曰工夫切要在夙夜飲食男女衣服

動靜語默應事接物之間于此合天則道不
外是矣每日不問大事小事處置得宜則業
廣修德行義之外當一聽于天若計較利達
日夜思慮萬端而所思慮者又未必遂徒自
勞擾祇見其不知命也 釋訓編

徐文靖公溥少學時性甚沉質言動不苟嘗效
古人以二瓶貯黃黑荳每舉一善念道一善
言行一善事投一黃荳不善則以黑荳投之

始黑多黃少漸積相半久之黃者乃多平生
如是雖貴不輟

南雍劄記

胡敬齋曰顏子最好處是得一善則拳拳服膺
而弗失孟子最好處是善端之發能擴充以
致其極今人見好事不肯做故不濟事若因
善端之發不肯放過直做到底真箇難及便
是顏孟復生

繹訓編

能受善言如市人求利寸積銖累自成富翁

長

者言

楊慈湖先生曰吾少時初不知已有過但見他
人有過一日自念曰豈他人俱有過而我獨
無耶乃反觀內索久之得其一而又觀索又
得二三已而又索吾過若此其多乃大懼乃
力改

日益編

王陽明先生曰勿以無過爲聖賢之高而以改
過爲聖賢之學勿以其有所未至者爲聖賢

之諱而以其常懷不滿者爲聖賢之心

警語類抄

胡敬齋曰謹獨是切要工夫纔覺私意起便克

去此是大勇

釋訓編

謝良佐與伊川別一年往見之伊川曰相別又

一年做得甚工夫謝曰也只是去箇矜字曰

何故曰仔細簡點得來病痛盡在這裡

慎言錄

薛文清自少卽厭科舉之學慨然有求道志爲

御史差監湖廣銀場手錄性理大全晨昏覽

讀精思密玩值雪盈几不輟有得秉燭疾書

或通宵不寐嘗曰某二十年治一怒字尚不

能消磨方信克己之難劉文肅曰某生平最

受此字之害敢不奉斯言爲師訓

皇明名臣錄

賀醫閭與人言論侃侃白沙曰得無鋒芒太露

乎湏涵養令深沉和平乃爲美耳於是作書

室於後圃徧書深沉和平向上之語於目前

今有警惕必期至是乃已

皇明寶善錄

康齋剛毅疾惡慕明道之和易凡遇逆境必加
含容用力既久渾然無圭角之露嘗語學者
曰吾平生得患難進學胡九韶曰惟先生遇
患難進學在他人則惰志矣

皇明寶善錄

朱文公告陳同父云真正大英雄人却從戰戰
兢兢臨深履薄處做將出來若是氣血粗豪
却一點使不着也此論于同父可謂頂門上
一針矣余觀大禹不矜不伐愚夫愚婦皆謂

一能勝予而鑿龍門排伊闕明德美功被千
萬世周公不驕不吝勞謙下士而東征三年
赤烏几几履讒歷變卒安周室孔子恂恂於
鄉黨在宗廟朝廷似不能言者而却萊夷墮
三都誅少正卯便有一變至道氣象此皆所
謂真正大英雄也後世之士殘忍刻核能聚
斂能殺戮者則謂之有才鬪隣罵坐無忌憚
無顧藉者則謂之有氣計利就便善捍闔善

傾覆者則謂之有智一旦臨利害得喪死生禍福之際鮮有不顛沛錯亂震懼隕越而失其守者况望其立大節彌大變撐拄乾坤昭洗日月乎此無他任其氣稟之偏安其識見之陋驕恣傲誕不知有所謂戰戰兢兢臨深履薄之工夫故也

鶴林玉露

雲長公生前忠勇死後威靈萬古以來一人而已然史稱公喜讀左傳而言語文字不少槩

見惟今所傳對一聯云出雲長筆願天常生好人願人常行好事噫此二語者何其善與人同廣大若此哉夫惡人與常人俱置不論今世所患者在於君子要自做好人自行好事夫自做好人自行好事豈不是好因其有自做自行的意思率至取忌造釁恃已凌物終於無成大抵天下事不是一人做得好的故曰願天常生好人要人人都好願人常行

好事要事事都好人人都好事事都好不消
我勞心費力去做天下自然好了豈不大可
願哉此與夫子老者安之三句同是一樣見
識宋朝王荆公方盛氣議天下事程明道曰
天下事非一家事願公徐議之此如持冷泉
沃炎火欲不渾身通冷得乎

雪濤小書

周公告成王曰克自抑畏蓋抑乃檢束收斂之
意畏乃恐懼兢慎之意豈惟王者當然實人

修省之至要也

薛文清公

今人病痛大段只是傲千罪百惡皆從傲上來
傲則自高自是不肯屈下傲之反爲謙謙字
便對症之藥非但是外貌卑遜湏是中心恭
敬常見自己不是真能虛已受人堯舜之聖
只是謙到至誠處便是允恭克讓溫恭允塞
也

王陽明

道德經曰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

人苟有所長自當雍容涵養益加韜晦方可
成德所謂闇然而日章也彼輕躁淺露之人
每矜誇已長暴露於外卒之的然而日亡則
何益矣

感應篇

人之不幸莫過於自足恒若不足故足自以為
足故不足甕盎易盈以其狹而拒也江海之
深以其虛而受也虛已者進德之基
灼艾集
專涵養上用工者日見其不足專識見上用工

者日見其有餘日不足者日有餘矣日有餘
者日不足矣吾輩用工只求日減不求日增
減得一分人欲便是復得一分天理何等脫
灑何等簡易

王文成公

火發外明者薪之盡也神知外見者朴之散也
故曰聖人以此洗心退藏于密

鶴林玉露補

欲淡則心清心清則理見

丹鉛餘錄

吾人一日間古今世界都經過一番只是人不

覺耳夜氣清明時無視無聽無思無爲淡然
無懷就是羲皇世界平日時神清氣朗雍雍
穆穆就是堯舜世界日中以前禮儀交會氣
象秩然就是三代世界日中以後神氣漸昏
往來雜亂就是春秋戰國世界漸漸昏夜萬
物寢息景象寂寥就是人消物盡世界學者
信得良知過不爲氣所亂便常做箇羲皇以

上人

王陽明

今人屏絕思慮以求靜聖賢無此法聖賢只戒
謹恐懼自無許多閒思妄念不求靜未嘗不

靜也

陳白沙

有人說無心伊川曰無心便不是只當云無私
心先生貶涪州渡漢江中流船幾覆船中人
皆號哭伊川獨正襟安坐如常已而及岸同
孟舟有老父曰當船危時君正坐色甚莊何也
伊川曰心存誠敬老父曰心存誠敬固善然

不若無心伊川欲與之言而老父竟去

警語類抄

孟子言求放心而康節邵子曰心要能放二者

天淵懸絕蓋放心者自放也心放者我能放

也放心者如鷄豚出于埭柵不求則不得心

放者如鷹隼翔于雲霄而縹緲固在我手也

衆人之心易放聖賢之心能放易放者荒蕩

能放者開濶荒蕩者失其本心開濶者全其

本心

鶴林玉露

語曰敬德之輿也此語最宜潛體

薛文清公

易搖而難定易昏而難明者人心也唯主敬則

定而明

薛文清公

君子之所謂敬畏者非有所恐懼憂患之謂也

乃戒慎不覩恐懼不聞之謂耳君子之所謂

灑落者非曠蕩放逸縱情肆意之謂也乃其

心體不累于欲無入不自得之謂耳是灑落

生于天理之常存天理常存生于戒慎恐懼

之無間

王文成公

居敬以立本窮理以達用

薛文清公

主敬行恕四字人能服膺而不失一生受用不

盡

衡門錄

范忠宣公嘗曰我平生所學惟得忠恕二字一

生用不盡又戒子弟曰人雖至愚責人則明

且雖有聰明恕已則昏但當以責人之心責已

恕已之心恕人不患不到聖賢地位

古今藥石

天下之事盡其在我此先哲之格言也世乃徒

責人而不求自盡者誦此可幡然悟矣

衡門錄

說人之短而乃護已之短誇已之長而乃忌人

之長皆由存心不厚識量太狹耳若能克去

此弊豈惟進德且以遠怨

胡師蘇

見秋毫之末者不能自見其睫舉千鈞之重者

不能自舉其身何者知人則易而知已則難

也是故自知者莫先於知人而知人者莫貴

于自知延陵氏

能自見者明能自聞者聰能自取者才能自道

不自重者取辱不自畏者招禍不自滿者受益

不自是者博聞景行錄

世人破綻處多從周旋處見指摘處多從愛護

處見艱難處多從貪戀處見小牕清紀

習俗之溺人如醉者之酣于酒寐者之酣于夢

所貴乎君子者醉而能醒寐而能覺也習俗

之醉夢人非獨一樣富貴凡詩文之必于工

科名之必于得皆是也須特地猛省作急回

頭始得不然醉夢了此一生矣羅一峯

衣垢不渝器缺不補對人猶有慙色行垢不渝

德缺不補對天豈無愧心省約三書

伊川先生曰人于外物奉身者事事要好只有

自家一箇身與心却不要好苟得外物好時

最樂編

却不知自家身與心已先不好了二程語錄

耕堯田者有水患耕湯田者有旱憂耕心田者

無憂無患日日豐年樵談

今人有指心而言曰但存方寸地留與子孫耕

此三字雖不見經傳却亦甚雅或有作方寸

地說問云方寸地何地也亦有治地之法否

乎應曰偉哉問世之人固有無立錐地者亦

有跨都兼邑者有無貧富相絕惟此方寸地

人人有之歛之其細莫倫充之包八荒備萬

物無界限無方體甚矣其地之靈也然此地

人人有而治地之力不人人能施治地之法

不人人能知故蕪穢不治者有此地而不能

治治而不知其法者雖治亦猶不治是故孔

子孟軻治地之農師圃師也六經語孟治地

之齊民要術也良知良能惻隱羞惡辭讓是

非之端嘉種之誕降者也博文約禮仰觀俯

察求輔仁切憇之功資直諫多聞之益培糞
灌溉法也時時習日日新暗室屋漏守之密
視聽言動察之精封植長養法也忿必懲欲
必窒情必儆輕必矯無稽之言必不聽便佞
之友必不親芟薙耘鋤法也優游而饜飫之
固守而靜俟之不躐等不凌節不求聞不計
獲乃宋人之不掘苗郭橐駝之善種樹也誠
如是則信美而大化篤實而輝光通神明贊

化育乃實穎實粟之時叅天溜雨之日治地
至此斯可言治地矣道家有寸田尺宅之說
養生引年者取之其言未爲無理要皆墮于
一偏若從孔孟治地之法則仁者必壽善者
必福清明之志氣如神厚德之流光彌遠道
家里諺之說在其中矣雖然是地也嘉種固
所素有惡種亦易以生嘉種每難以封植惡
種常至于蔓延其或認槭棘爲美櫝認稊稗

爲良苗則惡種日見猥大而嘉種微矣噫嘻
可懼哉然則如之何曰早辨

鶴林玉露

莊子謂至人入水不濡入火不熱如周公遭變
而赤舄几几孔子厄陳而弦歌自如皆至人
也不濡不熱言其心耳非謂其血肉之身也

鶴林玉露

有人夜怕鬼陽明先生曰卽是平日不能集義
而心餒故怕若素行合於神明何怕之有或

曰正直之鬼不須恐邪鬼不管人善惡故未
免怕先生曰豈有邪鬼能迷正人乎卽此一
怕便是心邪故有迷之者非鬼迷也心自迷
耳如人好色卽色鬼迷好貨卽貨鬼迷怒所
不當怒是怒鬼迷懼所不當懼是懼鬼迷也

繹訓編

蘇黃門曰衣冠佩玉可以化強暴深居簡出可
以却猛獸定心寡欲可以服鬼神

鶴林玉露

君子對青天而懼聞雷霆而不驚履平地而恐

涉風波而不疑

樵談

晁文元曰非理外至當如逢虎即時而避勿恃

格虎之勇非理內起當如探湯即時而止勿

縱染指之欲

自警編

良農不以年歉而輟耕老漁不以歲寒而罷釣

芝蘭不以無人而不芳故君子不以夜浴而

改容不以昏行而變節

樵談

馬援落魄隴漢間常謂賓客曰大丈夫為志窮

當益堅老當益壯

漢史

倪宗玉書室中有帖子云德業觀前面人名位

觀後面人愚問觀之將何如宗玉曰從前觀

之祇見我不如人而益勵思齊之志從後觀

之祇見人不如我而自銷蹭蹬之憂

綠雪亭雜言

顧尚書東橋公璘嘗著二警詞以自勵其左警

詞曰言行擬之古人則德進功名付之天命

則心閒、報應念及子孫則事平、受享慮及疾病則用儉、其右警詞曰好辯以招尤、不若訥默以怡性、廣交以延譽、不若索居以自全、厚費以多營、不若省事以守儉、呈能以誨姪、不若韜精以示拙、噫二詞真藥石之語也。新知錄

東郭子謂其門人曰子知仁義之爲稻梁利欲之爲醜毒矣乎曰知之曰子之于仁義能如稻梁而時食之乎曰好焉而未能恒也曰子

之于利欲能如醜毒望而避之乎曰惡焉而未能去也曰若是則子尚未能致其知矣。鄒東

郭

福從善、禍從惡、人孰不祈福而免禍、何不究其

所從、義得利、利得害、人孰不趨利而避害、何不辨其所得。衡門寤言

自心先生曰謹則無憂、忍則無辱、靜則常安、儉則常足、又曰知足常足、終身不辱、知止常止。

終身不恥。又曰立身之道、內剛外柔、正家之道、上遜下睦、不和不可以接物、不公不可以馭下、此皆至言也。

新知錄

靜坐然後知平日之氣浮、守默然後知平日之言躁、省事然後知平日之費閒、閉戶然後知平日之交濫、寡慾然後知平日之病多、近情然後知平日之念刻。

長者言

其味矣

靜能制動、沉能制浮、寬能制褊、緩能制急、察其

偏而悉矯之、則氣質變矣。

薛文清公

西門豹性急、佩韋以自緩、董安于心、緩佩弦以

自急。

韓子

甌甄子每教人養喜神、止庵子每教人去殺機。

是二言吾之師也。

長者言

齒以堅毀、故至人貴柔、刃以銳摧、故至人貴渾、神龍以難見稱、瑞故至人貴潛、滄溟以汪洋難量、故至人貴深。

莊子

辨含于訥巧、隱于拙剛、蓄于巽直、蘊于謙明、養于晦五者、藏用之道也。

憬然錄

至道之用、嗇鄙細不可、吉人之詞寡深密不可、節俠之生輕鬪狠不可、通達之財疎暴殄不可、才子之氣高矜驕不可、廉吏之守嚴刻剝不可。

書紳要語

以簡傲爲高、以諂諛爲禮、以刻薄爲聰明、以闒茸爲寬大、胥失之矣。

省躬長語

治國家有二言、曰閒時忙做、忙時閒做、變氣質有二言、曰生處漸熟、熟處漸生。

長者言

枚乘曰磨礪砥礪、不見其損、有時而盡、種樹畜養、不見其益、有時而大、積德累行、不知其善、有時而用、棄義背理、不知其惡、有時而亡。

昭明

文選

劉卞功有二云、常人以嗜慾殺身、以貨財殺子孫、以政事殺民、以學術殺天下後世、吾無是四

者。豈不快哉。晝永編

勸君莫着半點私。但着半點私。終無人不知。勸

君莫用半點術。但用半點術。終無人不識。君

不見巍巍温公。律身嚴與人。忠赤心質。神明

素行孚狡童。蔡虛齋

饒一着。添子孫之福壽。退一步。免隙駒之易過。

忍一言。免駟馬之難追。息一怒。養身心之清

和。救劫寶經

即圓帝法

豫章旅邸有題十二字云。願天常生好人。願人

常行好事。鄒景孟表而出之。以為奇語。吾鄉

前輩彭執中云。住世一日。則做一日好人。居

官一日。則行一日好事。皆名言也。鶴林玉露

世亂時。忠臣義士。尚思做箇好人。幸逢太平。復

爾温飽。不思做君子。更何為也。長者言

士大夫。氣易動。心易迷。專為立界牆。全體面。六

字斷送。一生夫。不言堂奧。而言界牆。不言腹

心而言體面皆是向外事也

長者言

今人不去學自守先要學隨時所以苟且不立

胡敬齋

尋思千能百巧都不濟事只無欲乃是高處

薛文

清公

天下之最討便宜者莫如做好人特人未之思

耳 衡門錄

凡人粧成十分好不如真色一分好真色人自

有一種堪愛堪敬處所以爲最可貴

衡門錄

凡人尚智巧正是沒受用處人反以能羨之何

耶昔人有云神仙伎倆無多子只是人間一

味呆非高人之見不能道此

衡門錄

嗜異味者必得異病挾怪性者必得怪症習陰

謀者必得陰禍作奇態者必得奇窮莊子一

生放曠却曰寓諸庸原跳不出中庸二字也

長者言

少年時每思成仙作佛看來只是識見嫩耳長者

言

掃殺機以迎生氣修庸德以來異人長者言

修淨土者自淨其心方寸居然蓮界學坐禪者

達禪之理大地盡作蒲團安羅園清語

偶與諸友登塔絕頂謂云大抵做向上人決要

八士君子鼓舞只如此塔甚高非與諸君乘興

覽眺必無獨登之理既上四五級若有倦意

又須賴諸君憇息此去絕頂不遠既到絕頂

眼界大地位高又須賴諸君提撕警醒跬步

差便至傾跌只此便是做向上一等人榜樣

也長者言

范堯夫解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玉者溫潤之物

若將兩塊玉相磨必磨不成須是得他麤曠

底物方磨得出譬如君子與小人處為小人

侵凌則省修畏避動心忍性增益預防如此

便得道理出來

日錄編

知此大學得此出警地者其與小人與為小人
其與小人與為小人其與小人與為小人
其與小人與為小人其與小人與為小人
其與小人與為小人其與小人與為小人

言行

慎言謹行是修己第一事

薛文清公

不言而躬行不露而潛修

薛文清公

謹言乃為學第一工夫言不謹而能存心者鮮

矣 薛文清公

人不誠處多在言語上 朱晦庵

無妄語入誠之門深宜體此 薛文清公

申公曰為治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余謂為

學不在多言亦顧力行何如耳

薛文清公

張子韶先生曰終日詭詭者爲善多不終

警語類抄

凡人有待于外者已有不足也待粉黛而後都者非西施之容也待砥礪而後利者非莫邪之器也盛德之士豈待言語而後信于世哉

警語類抄

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無多言多言多敗無多事多事多患安樂必戒無行所悔勿謂何傷

其禍將長勿謂何害其禍將大勿謂不聞神將伺人焯焯不滅炎炎若何涓涓不壅終爲江河綿綿不絕或成網羅毫末不扎將尋斧柯誠能慎之福之根也口是何傷禍之門也強梁者不得其死好勝者必遇其敵盜憎其主民怨其上君子知天下之不可上也故下之知衆人之不可先也故後之溫恭慎德使人慕之執雌持下人莫踰之人皆趨彼我獨

守此人皆惑之我獨不徙內藏吾知不示人
技我雖尊高人莫我害江海雖左長于百川
以其卑也天道無親常與善人戒之哉

周武王金

人銘

孔子去周老子送之曰吾聞富貴者送人以財
仁者送人以言吾雖不能富貴而竊仁者之
號請送子以言乎凡當今之士聰明深察而
近于死者好譏議人者也博辯閎遠而危其

身者好發人之惡者也孔子曰敬奉教

家語

昔武王問五帝之誠于尚父尚父曰黃帝之誠
曰吾居民上搖搖恐夕不至朝乃鑄金人三
封其口曰磨甿堅慎勿言故孔子于易傳著
慎言者十二于論語著慎言者十五于戴禮
著慎言者八亦既拳拳矣老氏猶譏之曰凡
今之世聰明深察而近于死者好譏議人者
也博辯宏遠而危其身者好發人之惡者也

蓋言之流禍深。人之發言易。以易發當深禍。

噫危哉。讀書鏡

馬援誡兄子書曰。吾欲汝曹聞人過失。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而口不可得言也。好論議人長短。妄是非正法。此吾所大惡也。寧死不願聞子孫有此行也。汝曹知吾惡之甚矣。所以復言者。施衿結襦。申父母之誠。欲使汝曹不忘之耳。龍伯高敦厚周慎。口無擇言。謙約

節儉。公正有威。吾愛之重之。願汝曹效之。杜

季良豪俠好義。憂人之憂。樂人之樂。清濁無

所失。父喪致客數郡。畢至。吾愛之重之。不願

汝曹效之也。效伯高不得。猶為謹敕之士。所

謂刻鵠不成。尚類鶩者也。效季良不得。陷為

天下輕薄子。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狗者也。漢史

夫口者關也。舌者機也。出言不當。駟馬不能追

也。口者關也。舌者兵也。出言不當。反自傷也。

言出于已不可止于人行發于邇不可止于
夫遠夫言行者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
主也可不慎乎故蒯子羽曰言猶射也括既
離弦雖有所悔焉不可從而追已詩曰白圭
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詎不信

夫鶴林玉露補

胡東洲提學兩浙時有士子某者不帥教懲以
夏楚明年其人狀元及第翰苑東洲以述職

至京師其人設席款之以新得古哥窑盤盞
行酒且曰此器世所寶也但俗眼不識之耳
其意蓋譏東洲往時不知已也東洲曰以老
夫觀之此器脆薄容易破綻終不若良金美
玉之器爲可寶也其人深悔失言

綠雪亭雜言

衛人迎新婦婦上車問驂馬誰馬也御曰借之
新婦謂僕曰撫驂無笞服車至門曰滅竈將
失火入室見曰日徙之牖下妨往來者主人

笑之此三言者皆至言也。然不免為笑者，早
晚之時失也。戰國策

薛文清公曰：輕言則納侮。慎言集

有一言而傷天地之和，一事而折終身之福者，

切須簡點。長者言

喜時之言多失信，怒時之言多失體。長者言

薛敬軒先生曰：發言須句句有着落，方人于忙
處，言或妄發，所以有悔。惟心定，則言當理，無

妄發之失。多言最使人心志蕩而氣亦損，少
言不惟養得德深，又養得氣完，而夢寐亦安。

警語類抄

出言須思省，則思為主而言為客，自然言少。長者

言

切不可隨眾議論，前人長短，要當已有真見，方

可。薛文清公

前輩有云：戒酒後語，忌食時嗔，忍難忍事，恕不

明人常能持此最得便宜

賓退錄

夫傳兩喜兩怒之言天下之難者也夫兩喜必多溢美之言兩怒必多溢惡之言凡溢之類也妄妄則其信之也莫莫則其傳言者殃故法言曰傳其常情無傳其溢言則幾乎全

莊子

富鄭公曰守口如瓶防意如城

朱文公

無道人之短無說己之長施人慎勿念受施慎勿忘世譽不足慕唯仁爲紀綱隱身而後動

謗議庸何傷無使名過實守愚聖所臧柔弱生之本老氏誠剛強在涅貴不淄矇矇內含光經經鄙夫介悠悠故難量慎言節飲食知足勝不祥行之苟有恒久久自芬芳

崔瑗座右銘

度量如海涵春育應接如行雲流水操存如青天白日威儀如鳳文麟趾言論如敲金戛石持身如冰清玉潔襟抱如光風霽月節槩如

泰山喬嶽

古今名喻

荀子云贈人一言重如金石珠玉觀人以言美

如詩賦文章聽人之言樂于鐘鼓琴瑟明心寶鑑

左傳曰仁人之言其利溥哉慎言集

敖清江先生曰晁氏客語曰狄仁傑一言而全

人之社稷穎考叔一言而全人之母子晏子

一言而省刑嘗因是而推廣古人有用之言

燭之武一言而秦伯退師展禽一言而齊人

不敢伐魯北鄙藺相如一言而完璧歸趙申

叔一言而楚莊王不奪人千乘之國茅焦一

言而祖龍認母魯仲連一言而趙人不敢帝

秦毛遂一言而定約從田千秋一言而悟主

張子房一言而散沙中之偶語袁盎一言而

撤夫人之坐席周勃一言而北軍左袒為劉

蘇瓊一言而兄弟不忍爭田曹武惠王一言

而南唐城陷無一人橫罹鋒鏑寇萊公一言

而決策親征遠人氣奪王沂公一言而西賊

服朝廷有人富鄭公一言而契丹不取關南
地韓魏公一言而調和兩宮胡澹庵一言而
金人不敢南牧者二十有四年凡此類者皆
所謂一言而興邦者也言出而天下以爲口
實者也其利不既溥哉

警語類抄

昔者齊伐魯取饒鼎魯人以贖應之齊人知其
誑也曰必以柳下惠之言爲信魯人以告柳
下惠曰奚不以真者與之曰吾所愛也柳下

惠辭曰吾亦愛吾鼎由今觀之夫士各有鼎
也可不自愛其鼎也哉

警語類抄

劉安世問盡心行己之要司馬溫公曰自不妄
語始安世終身服膺故其進而議于朝者無
隱情退而語于家者無媿辭

慎言集

王文正公旦與人寡言笑其語雖簡而能以理
屈人默默終日莫能窺其際及奏事上前羣

臣異同公徐一言以定

自警編

羅一峯好古力學不視惡色不聽惡聲不恥惡
衣惡食與人子言依于孝與人臣言依于忠
王與居官者言言民疾苦見一善人愛之如祥
麟彩鳳見一惡人惡之如封豕長蛇見一饑
寒凍餒之人則傾家所有以賑之大率義之
處所在毅然必爲人之毀譽已之禍福皆所不
顧也言行錄其鼎也若言行錄人以此

儲文懿沉毅端簡凝然臺閣之器每與學士大

夫語必政事文學等事否則端坐終日而已
居常與家人言亦恒引古賢孝烈故事爲訓
絕無燕昵語誥詞稱其雅操不羣長才傑出
學有本源志存貞固其見重如此名世類苑

宋文憲恭默自持似不能言者嘗曰古人爲學
使心正身修措之行事俯仰無愧而已繁詞

復說道之弊也

名世類苑

黃公鞏嘗言曰人生仕宦至公卿大都不過三

四十年、惟立身行道、爲千載不朽、世之人往
往以彼易此、何耶、其素志如此

名世類苑

廬山之麓有老儒杜了翁者、或勸之從陽明先
生講道、了翁曰、吾聞聖人之道在論語、某于
其中言忠信行篤敬六字、敏求之四十餘年、
未之有得、又惡乎講哉、或曰、道豈言行可盡
耶、了翁曰、吾聞言行君子之樞機、榮辱之主
也、又聞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若外言

行而講道、某不願聞也、他日陽明先生聞之、

嘆曰、不可謂深山窮谷無人

東谷贅言

陳仲舉言爲士則行爲世範、登車攬轡有澄清
天下之志、爲豫章守至、便問徐孺子所在、欲
先看之、主簿白羣情欲府君先入、解陳曰、武
王式商容之閭、席不暇煖、吾之禮賢有何不

可

警語類抄

衛靈公與夫人夜坐、聞車聲、麟麟至闕而止、過

闕復有聲公問夫人曰知此爲誰夫人曰此伯玉也公曰何以知之夫人曰妾聞禮下公門式路馬所以廣敬也夫忠臣孝子不爲昭昭信節不爲冥冥墮行伯玉衛之賢大夫也仁而有智敬于事上此其人必不以暗昧廢禮是以知之公使人視之果伯玉也中庸曰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見乎伯玉可謂真君子矣

灼艾集

夏忠靖公與蹇忠定公同飲于所契之家夜歸值雪過禁門有不欲下馬者曰雪大寒甚公曰君子不以冥冥墮行公之盛德雖緣事納忠而其本則在此敬慎爾

南雍劄記

趙軼少有行簡東隣有桑椹落其家軼遣人悉拾還其主誠諸子曰吾非以此求名意者非機杼之物不願侵人爲齊州別駕徵入朝在道夜行其左右馬逸入田中暴人禾輒駐馬

待明訪禾王酬直而去

德慧錄

楊公翥嘗夜夢誤入林園私食人三李既寤深
自咎曰吾必旦晝義心不明以致此也羞澁
無地三日不餐焉

士範

魯男子獨處一室鄰之嫠婦亦獨處一室時夜
風雨暴至嫠婦室壞趨而托焉男子閉戶不
納嫠婦自牖與之言曰子何不仁而不納我
乎男子曰吾聞男女不六十不同居今汝幼

吾亦幼是以不納汝也嫠婦曰子何不若柳
下惠男子曰柳下惠固可我固不可我將以
我之不可學柳下惠之可孔子聞之曰善哉
欲學柳下惠者未有似于此也

家語

上蔡先生云透得名利關方是小歇處今之士
大夫何足道其能言之鸚鵡也朱文公曰今
時秀才教他說廉直是會說廉教他說義直
是會說義及到做來只是不廉不義此即能

言之鸚鵡也夫下以言語爲學上以言語爲
治世之所以日降也而或者見能言之鸚鵡
乃指爲鳳凰鸞鸞惟恐其不在靈囿間不亦
異乎 鶴林玉露

欲人無聞莫若勿言欲人無知莫若勿爲

枚乘
諫吳

王書

人有過失或素相親厚欲其改悟只宜僻靜處
面與其人委曲言之出我之口入彼之耳方

是相愛相成之意彼亦知感若向他人聲揚
不已或對衆面責彼必不樂且或強辨不從
如此豈惟失忠厚之道亦斂怨招禍之端也

胡師蘇

險人之前不可語人之陰私奸人之前不可論
人之機巧險者資其陰私以爲註本奸者用
其機巧以爲利基豈不損物害理之甚哉吾
雖不曾損物害理亦猶抱薪資火障水資潮

矣。名公格言

省身詮要曰刀瘡易沒。惡語難銷。慎言集

古人云禍莫大于縱已之欲。惡莫大于言人之非。又云以言傷人者。利于刀斧。以術傷人者。毒于虎豹。皆名言也。自警言編

段遘過橫坑從者于馬前拾髑髏一片隱隱有逃奴字蓋黥踪入骨也夜即夢人以手障面從之索骨且曰我羞甚急為我深藏無令人

見從者驚覺立瘞之乃知人既死掩護已過猶若此可盡言彰之乎。德慧錄

○今人一相抵觸忿謗蜚興豈忠厚存心者哉至于閨門事所繫尤重。孔子以為人之所信者。目目亦有不足信者。凡傳聞之言。吠聲畫影。豈可挈清白之人。而置之腥穢之坑塹乎。設或萬一有之。耳可得而聞。口不可得而言也。假若厚誣其人。使抱終身不滌之醜。由是夫

棄其婦。父逐其子。口舌紛擾。骨肉殘夷者。吾見多矣。可不戒哉。教家要畧

○潘尚寶去華自言鄉舉時見一青衿與其友騎而歸。聯鑣道上。誦所爲試義。取正於友。誦至半馬。噴首昂足。擲青衿于地。青衿怒鞭箠無算。俄而馬死。復生爲人。至三四歲能記夙世事。曰我前生某青衿家馬也。家人因問之曰。聞某年某青衿馬跳。嚙不馴。被箠以死。爾乃

是乎。曰然。余所以跳嚙者。惡其文惡。故怒而至此。久之。青衿往馬家詢問。果得其實。噫。文之惡者。不可入于馬之耳。世之爲惡文不自知其醜。而妄獻于大人先生之前者。豈謂大人先生之智不及馬耶。然馬猶怒文之惡。跳嚙不少假。而大人先生習于媚悅。凡遇惡文之獻。動皆諛美。曰韓柳也。遷固也。心知其非。口交譽之。而不敢怒。夫至于使大人先生諛

美後輩直道反出馬下世趨之薄可勝嘆哉
而又不獨文爲然行或乖方譽曰曾史政或
疾俗譽曰魯卓其人聞之自以爲是居之不
疑嗚呼世非大庭人非無懷直道已頽佞風
久煽夫孰能不波可怪也歟

雪濤小書

昔人有言何以止謗曰無辨人之是非毀譽如
水之濕如火之熱久之必見豈能終掩其實
者故有其事不可辨也無其事不必辨也無

其事而辨之是自謗也有其事而辨之是益
增己之惡而甚人之怒也皆非所以自修而

平物也

王陽明

以顏子之亞聖聖人猶告以遠佞人況他人乎

薛文清公

粵令性悅諛每布一政羣下交口讚譽令乃權
一隸欲阿其意故從旁與人偶語曰凡居民
上者類喜人諛惟吾主不然視人譽蔑如耳

其令耳之。亟招隸前。撫膺高蹈。嘉賞不已。曰
嘻。知余心者惟汝。良隸哉。

賢奕編

人有善諛我之美。使我喜聞而不覺者。小人之
最姦黠者也。彼既面諛而我喜。及其退與他
人語。未必不竊笑我愚也。人有善揣人意向
先發其端。導而迎之。使人喜其與已合者。亦
小人之最姦黠者也。彼既揣合我意。及退與
他人語。未必不笑我爲他所料也。世有一等

庸俗子。樂其諛而不顧其笑語者。無論已。若
大賢高士。亦甘受侮而不悟。何歟。

梧坡錄

邵康節先生詩曰。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
處否。時信道而行。安有悔。樂天之外。更何疑。
受疑始見周公旦。經厄方明孔仲尼。大聖大
賢猶不免。堯夫非是愛吟詩。又嘗曰。方將與
人物同休戚。何暇共人爭是非。

五宮編

是非人 明心寶鑑

人當自信自守雖稱譽之承奉之亦不為之加

喜雖謗毀之侮慢之亦不為之加阻 薛文清公

人之奉承我誇譽我不可遽喜必反而思之我

果有好處猶退然讓之如無好處而以此加

將我必利我者也必畏我者也必假此以試我

者也必柔媚小人不顧禮義而妄徇我者也

吾方自愧之不暇而况偃然當之哉人之侮

慢我毀謗我我必有不是處或所行雖是而

性氣偏執不能從容委曲不然或疑似之迹

而人不相諒或傳聞之誤而人未加察故爾

我惟自責自修日後自明彼自愧服若遽生

忿心與人爭辯不已或詈罵繼之反起釁端

戒之戒之 胡師蘇

是非毀譽所不能無者是則歸人非則歸已聞

譽則謙聞毀則受無尊無卑處之皆當如是

前輩云恩欲已出怨將誰歸此真博大君子之言也

官箴集要

鄭和諧文中子于越公曰彼實慢公公何重焉越公使問子子曰公可慢則僕得矣不可慢則僕失矣得失在僕公何與焉公待之如舊又賈瓊問何以息謗子曰無辯又曰聞謗而怒者讒之囿也見譽而喜者佞之媒也

日益編

廣量

士當以器量爲先

劉忠肅公

人須有容德乃大古謂山藪藏疾川澤納汙瑾瑜掩瑕有容之謂也

薛文清公

或問書云有容德乃大言有量也曾子曰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言有勇也然則量之與勇將奚從乎愚曰凡橫逆之來祇逮我躬者固當弘量以容之如蔺相如謹避廉頗之

辱李沆不較狂生之訕。呂蒙正不問朝士之
名可也。若事干天常。人紀之大。當裁之以義。
豈容姑息。如舜之誅四凶。周公之誅管蔡。孔
子之誅少正卯。漢高祖之斬丁公。是皆發于
義理之勇也。謂之無量可乎。苟徒以姑息爲
事。不知以義裁之。小如胡廣。馮道之頑鈍無
恥。大如魯莊公。宋高宗。舍垢包羞。忘父兄不
共戴天之仇。是皆見義不爲無勇也。謂之有

量可乎。易曰。包荒。用馮河。包荒。量也。馮河。勇
也。知易之道。其知勇與量之用乎。綠雪亭雜言

嘗觀山勢高峻直截者。卽生物不暢茂。其合轉
迴環者。則生物之力厚。水亦然。灘石峻則水
急而魚鱉不留。淵潭深則魚鱉之屬聚焉。人
之峭急淺露者。必無所積蓄。必不能容物。作
事則輕易而寡成。寬緩深沉者。則所蓄必多。
於物無所不容。作事則安重有力。而事必成。

噫觀山水可以觀我矣

薛文清公

顏之推云人足所履不過數寸然而咫尺之途必顛蹶于崖岸拱把之梁必沉溺于川淵者何哉爲其傍無餘地也君子之立已抑亦如之至誠之言人未必信至潔之行物或致疑皆由言行聲名無餘地也或問呂居仁天下歸仁如何居仁作韻語答之曰面前徑路無令窄。徑路窄時無過客。無過客時徑益荒。眼

前滿地生荆棘。黃山谷云面前徑路常須令寬。徑路窄則無着身處。况能使人行也。以上三言相符。彼立已于峻及離人而立于獨者。可以警矣。

讀書鏡

英氣甚害事。渾涵不露圭角。最好第一要有渾厚。包涵從容。廣大之氣象。只觀其氣象便知。

涵養之淺深

薛文清公

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察察者有所不

不見恢恢者何所不容

家語

凝重之人。德在此。福亦在此。愈收斂愈充拓。愈細密愈廣大。愈深妙愈高明。戒太察太察則無含弘之氣象。

薛文清公

中黃先生云。明不觸物。此言極有味。若洞然燭他人之惡。不隨他轉而已。此外不宜發明太盡。惡訐爲直是也。但當生大慈憐憫心。方便譬喻引之。歸于正道。不可則止。毋自辱焉。若

忿嫉于頑極。口攻之。則是與之修怨。何取其

爲明哉。

讀書鏡

工于謀者。有術中之隱禍。詳于禁者。有法外之遺奸。風林無寧翼。湍水無縱鱗。奸宄之熾。皆緣禁網之嚴罅。漏之多。每由防範之密。故聖人寧受不足之名。而推其所餘。以遺後人。不忍盡用其術。以求多于天下。

龍川子

仁宗嘗春日步苑中。屢回顧。皆莫測聖意。及還

宮中顧妃御曰渴甚可速進熟水嬪曰大家何不外面取水而致久渴也仁宗曰吾屢顧不見鏹子苟問之卽有抵罪者故忍渴而歸左右皆稽顙動容呼萬歲聖性仁慈如此林叟公位極人臣嘗言平生不稱意有三其一爲澧州刺史其二貶司農卿其三自西川移鎮廣陵舟次爲駭浪所驚左右呼不至渴甚自潑茶喫也以此視仁宗度量豈比酸措大

骨頭天地懸絕

續讀書鏡

張子房欲辭封爵弟曰昔與陛下遇于留封臣留侯足矣薛包與弟子分產奴婢引其老者曰與我共事久若不能使也田廬取其荒頽者曰吾少時所理意所戀也器物取其朽敗者曰吾素所服食身口所安也夫謝賞則辭尊居卑遜產則舍肥就瘠猶且委曲其詞名迹俱掩不惟使讓者無名且使受者無愧古

人至德如此

讀書鏡

李文靖公秉鈞時有狂生叩馬獻書歷詆其短公遜謝曰俟歸家當得詳覽狂生遂發訕怒隨公馬後肆言曰居大位不能康濟天下又不能引退久妨賢路寧不愧于心乎公但于馬上踉蹌再三曰屢求退以至上未賜允耳終無忤也夫引燭焚詔不避咫尺之威而獨能于狂生容忍亦可謂難矣真可謂賢矣

世範

毛仲雀知曹州日有書生投書于仲雀辭涉謗訕僚屬皆不能堪仲雀延之上坐謝曰使我常聞斯言庶乎寡過士論多之

警語類抄

寇萊公數短王太尉于上前而太尉專稱萊公之長上一日謂太尉曰卿雖稱其美彼每談卿惡太尉曰臣在相位久又政事闕失必多準對陛下無所隱益見其忠此臣所以重準也上由是益賢太尉

名臣錄

呂蒙正拜相之日入朝堂有朝士于簾下指之
曰此子亦參政耶蒙正佯爲不聞旣而同列
欲詰其姓名蒙正止之曰若一知之終身不
忘不如勿問也

古今藥石

齊劉訐自少至老不見喜怒之色每于可競之
地輒以不競勝之或有陵之者莫不退而愧
服余少而剛褊事後不能無愧悔故嘗書晉
人衛玠所云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義相干

可以理遣之語以自警省云

冬餘錄

尚書楊公翥性最寬厚隣家構舍溜桶水出公
庭家人語于公公曰晴日多雨日少也又或
侵其基址公有詩云普天之下皆王土更過
些些也不妨隣翁生兒恐驢鳴驚之賣驢徒
行又其先人墓碑爲隣田兒戲推仆守墓者
奔告公公曰傷兒乎曰否公公曰幸矣爲語諸
隣家善護兒勿驚懼焉度量寬洪類如此

新

韓魏公琦在大名日有人獻玉盞二隻一日用之酌酒勸坐客俄爲一吏誤觸倒玉盞俱碎坐客皆愕然吏且伏地待罪公神色不動笑謂坐客曰凡物之成毀亦自有時俄顧吏曰汝誤也非故也何罪之有

自警編

太師夏忠靖公原吉襟宇靜淵閎廓不見涯涘嘗有隸人污公織金賜衣懼欲逃公曰污可

浣何懼爲又有吏壞公寶石硯匿不敢見公召諭之曰物固有壞時吾未嘗惜此慰遣之公自幼端謹好學出入鄉閭其長老皆忘年賓禮之喜怒不形于色有被酒侮慢公者里人共擊之詈之曰汝小人不知鄉有君子邪

言行錄

張莊簡公爲御史時年二十七巡按山東初抵臨清往文廟行香偶一酒家酒標掛低掣落

冠帽左右驚懼公恬不爲意命取冠拂塵戴之而去明日州官鎖押酒家請公乞罪公徐語之曰爾所居是上司過往之地今後酒標宜掛得高些竟遣出仍命州官勿督責之公之寬大仁恕蓋出于天性不假修習者續自警編

韓魏公琦帥武定時夜作書令一侍兵持燭于

旁侍兵他顧燭燃公鬚公以袖拂之而作書

如故少頃回視則已易其人矣公恐主吏鞭

之亟呼視曰勿易渠今已解持燭矣軍中感

服遜齋閑覽

張知常在上庠日有白金十兩藏于篋中同舍生因公之出發篋而取之學官集同舍簡索因得其金公曰非吾金也同舍生感公至夜袖以還公公知其貧以半遺之前輩謂公遣人以金人所能也倉卒得金不認人所不能

也湘山野錄

元至正壬辰蘄黃妖寇犯龍泉章公溢與其從
子孝仁避亂山中而孝仁爲賊所執公曰吾
兄止有一息不可使無後挺身出謂賊曰兒
幼無所知我願代之賊聞公名方購求之及
得公大喜賊帥問計于公公曰若等皆有父
母妻子顧爲此滅族事耶賊怒繫之柱以刃
磨其脅曰不降且死公不爲屈賊壯之不敢
加害公夜給守者乘間脫歸乃集里兵不旬

日擊却之洪武初拜御史中丞尋兼太子贊
善大夫公務存大體不屑屑于細故或以爲
言公曰憲臺百司之儀表居其職當先養人
廉恥使之避而不犯豈直搏擊爲能哉
吾學編
王文正公旦任事久人有謗公于上者公輒引
咎未嘗自辨至人有過失雖人主盛怒可辨
者辨之必得而後已
古今藥石

呂正獻公晦叔議者或咎公持心太恕令除惡

不盡將失有罪爲異日患公曰爲政去其太甚耳人才實難當使之自新豈宜使之自棄

耶灼艾集

王質判蘇州太守黃宗旦得銷鑄者百餘人以託質質曰事發無跡何從得之宗旦曰吾以術陰鈎之而得公愀然曰仁者可以術穿人于死地乎宗旦慚服悉出其獄稱公曰君子也灼艾集

何文定公曰凡居人上有勢分之臨惟以恕存
心可以容下故行動必先聲咳步遠則有前
導燕坐則毋簾窺壁聽是故君子不發人陰
私不掩人之所不及也西疇常言

嘗于寺壁見一詩云謾誇李白與劉伶荷鍾騎
鯨得令名肯許二公偏喜酒只緣世事不宜
醒愚謂不宜醒者君子處世之微權也而常
醒醒者君子處身之大法也屈原自謂獨醒

矣然量之未弘自投汨羅陷于賢智之過雖
曰忠清潔白千載一人而善道猶未也二翁
蓋能有見于不宜醒矣然亦能常醒醒否耶

新知錄

范忠公戒子弟曰恩讐分明此四字非有道之
言也無好人三字非有德之言也

蒙南鄉約

蘇東坡與人相處不問賢愚貴賤和氣藹然常
曰吾心平易上可以陪玉皇下可以陪田夫

乞兒曾見同僚齊瑞卿書此于齋中跋其尾
曰予性褊急不能容物服此以爲瞑眩之藥

也

東谷贅言

解縉幼時巍然有碩大之望嘗自謂曰處其心
常在熙春麗日之間則天下無可惡之人

皇明

寶善類編

李忠文爲大司成諸生頌之曰父母之心天地

之量

皇明寶善類編

或問夏原吉公量可學乎公曰某幼時有犯者未嘗不怒始忍于色終忍于心久則自熟殊不與人較何嘗不自學來

皇明名臣錄

韓魏公于小人欺已處明足以照之終不道破愚謂此正魏公德量最高處明知其欺則終莫能欺苟許其情則激怨矣怨則不肖之心生不中傷之不巳也古來豪傑敗于小人者多昧此幾噫魏公之志遠矣

綠雪亭雜言

凡人語及所不平則氣必動色必變辭必厲惟韓魏公不然更說到小人忘恩背義欲傾已

處辭和氣平如道尋常事

尚論錄

忍難忍事方爲忍容可容人未是容

古對聯

必能忍人不能忍之觸忤斯能爲人不能爲之入事功畧有與人計較長短意思卽是渣滓消

聖融未盡

薛文清公

禮義廉恥可以律已不可以繩人律已則寡過

繩人則寡合

書紳要語

聖賢有憂世之心無忿世之心

胡敬齋

人以厚道待人正是自己占地步處故曰寧令

我容人勿令人容我寧令人負我勿令我負

人看來何等氣象

衡門錄

孟子三自反後比妄人為禽獸是猶未免英氣

太露故不若顏子犯而不校為得萬物一體

之意朱子曰犯而不校蓋是他分量大有犯

者如蚊蟲過前自不覺得何暇與之校耶西

銘二句說得好民吾同胞物吾與也顏子不

校之意蓋如此

新知錄

或問人于議論多欲直己無含容是氣不平否

程子曰亦是量狹

慎言集

好名休要霸占也須勻些兒惡名休要推辭也

須分些兒

呂新吾小兒語

君子不可以己之長露人之短天地間長短不

吾齊物之情也。蕞爾之軀，豈能事事而長哉？必欲炫已之長而露人之短，則跬步而成讐矣。何也？諱莫諱乎已之短，樂莫樂乎人之掩其短。彼既揚吾短矣，不憾者千百人一人耳。然則言人之短者可謂之種禍。省心錄不平否

凡取人當舍其舊而圖其新。自賢人以下皆不能無過。或早年有過，中年能改；或中年有過，晚年能改。當不追其往而圖其新可也。若追

咎往日之過，并棄後來之善，將使人無遷善之門，而世無可用之才也。以是處心，刻亦甚矣。薛文清公

謹慮

諸禍皆從忽起故人作事不可不慎

衡門錄

細微處一一能謹或少過舉矣

薛文清公

防小人密于自修

薛文清公

好勝人之大病

薛文清公

老子往問常縱曰先生何以教諸弟子縱曰過

故鄉而下車子知之乎老子曰非謂不忘故

耶縱曰嘻是已過喬木而趨子知之乎老子

曰非謂其敬老耶樅曰嘻是已復張口以示
老子曰吾舌存乎老子曰然曰吾齒存乎老
子曰亡樅曰子知之乎老子曰夫舌之存也
非以其柔耶齒之亡也非以其剛耶樅曰嘻
是已吾何以語子哉

古今名喻

孔子觀欹器喟然嘆曰夫物惡有滿而不覆者
哉子路進曰敢問持滿有道乎孔子曰持滿
之道挹而損之子路曰損之何如孔子曰聰

明睿智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讓勇力
振世守之以怯富有四海守之以謙此所謂
損之又損之道也

韓詩外傳

成回學于子路三年回敬謹益甚子路問其故
回對曰鴻鵠飛冲天豈不高哉矰繳尚得而
加之虎豹之猛人尚食其肉席其皮夫人爲
善者少爲讒者多此身若在安知其免禍也
嗚呼世之忘偃僂之恭肆偃蹇之傲者多矣

如成回者幾人哉妙明子

紉蘭握瑾者誨妬之良媒也要津利孔者招怨

之危幟也佞談鯁論者騰謗之健駟也方人

擬物者反刺之銛刃也是以君子網盛彩而

不揚履危機而知戒
警語類抄

象以牙而成擒蚌以珠而見剖翠以羽而召網

龜以殼而致亡雉以尾而受羈鸚以舌而取

困麝以臍而被獲犀以角而就烹金鐸以聲

自毀膏燭以明自煎故驍勇之士多死于鋒

鏑聰明之士多敗于壅蔽好遊水者溺于水

好馳馬者墮于馬各因其所長而禍之也君

子慎毋以炫露而招損哉什類書

峻高者潰葉茂者摧日中則昃月滿則虧成功

者墮名成者虧功蓋天下者不賞勇畧震主

者身危文選

才用而不已則有遺才智用而不已則有遺智

故善用才智者如刃解牛當用則時而出之
既用則斂而藏之苟用之不已其不缺且折
者幾希龍川子

有譽于前不若無毀于後有樂于身不若無憂

于心書紳要語

當得意時須尋一條退路然後不死于安樂當

失意時須尋一條出路然後可生于憂患歸

園塵談

人家常要有不足處若十分快意便自有不恰

好處胡文定公

勢到七八分則已如張弓然過滿則折薛文清公

邵康節問陳希夷持身之術希夷曰快心事不

可做得便宜處不可再往自警言編

閑居慎勿說無妨纔說無妨便有妨爽口物多

終作疾快心事過必為殃爭先路徑機關惡

近後語言滋味長與其病後方服藥不若病

前能自防

邵康節

趙德麟詩曰記得離家日尊親囑付言逢橋湏

下馬過渡莫爭船雨宿宜防夜鷄鳴更相天

若能依此語行路免迍邐此征途藥石也古

語云力能勝貧謹能勝禍言勤力幹家則可

免貧凡百持謹則可免禍德麟詩勝禍防患

之一道也

芝溪錄

懼法朝朝樂欺公日日憂

明心寶鑑

君子防未然不處嫌疑間瓜田不納履李下不

整冠

曹子建詩

寇萊公六悔銘曰官行私曲失時悔富不儉用

貧時悔藝不少學過時悔見事不學用時悔

醉後狂言醒時悔安不將息病時悔

古今藥石

張飽帆于大江馳駿馬于平陸天下之至快反

昔思則憂處不爭之地乘獨後之馬人或吾嗤

樂莫大焉

省心註要

諺云養癡奴乘羸馬此言雖小可以喻大

湛氏家訓

昔人有言莫使滿帆風須留轉身地觀曹操空

國而伐吳苻堅空國而伐晉皆是使盡滿帆

風故一敗即當稅駕無所

晝永編

楚人有習操舟者其始折旋疾徐惟舟師之是

聽于是小試洲渚之間所向莫不如意遂以

為盡操舟之術遽謝舟師椎鼓徑進亟犯大

險乃四顧膽落墜槳失柁然則召今日之危

者豈非前日之倖乎

名喻

處州府城南十里有天嶼塔宋祝顏題詩云山

頂浮圖壓巨鰲野僧平日謾心勞時人欲識

天工意萬事寧容險處高斯言也其為好險

營身者設歟

鶴林玉露

留有餘不盡之巧以還造化留有餘不盡之祿

以還朝廷留有餘不盡之財以還百姓留有

餘不盡之福以還子孫

王叅政四留銘

天之將明必倏暗而後明火之將滅必霎明而始滅花果木將死先一年必繁華而盛實其氣始脫惟人事亦有之倏暗者非所憂倏明者不足喜盛之極者衰之兆也凡事須退一步方可爲修身齊家之要道

鶴林玉露補

晏嬰相齊出其御之妻從門間窺其夫乘大蓋策駟馬意氣揚揚甚自得也既而歸其妻請去夫問其故妻曰晏子身不滿六尺相齊君

名顯諸侯今觀其出志念深矣常有以自下者今子身長七尺爲人僕御觀子之意自以爲足是以求去其夫後自抑損晏子怪而問之以實對晏子乃薦其御爲大夫以其妻爲命婦其妻之言至理也晏嬰之薦以其能遷善也

鶴林玉露補

孫叔敖爲楚令尹一國吏民皆來賀有一老父衣麕衣冠白冠後來弔孫叔敖正衣冠而出

見之謂老父曰楚王不知臣不肖使臣膺吏
民之任人盡來賀子獨後來弔豈有說乎父
曰有說身已貴而驕人者民去之位已高而
擅權者君惡之祿已厚而不知足者患處之
孫叔敖再拜曰敬受命願聞餘教父曰位已
高而意益下官已大而意益小祿已厚而慎
不敢取君謹守此三者足以治楚矣知斯三
者一生之餘事畢矣

鶴林玉露補

孫皓問丞相陸凱曰卿一宗在朝有幾人凱曰

二相五侯將軍十餘人皓曰盛哉陸曰若賢

臣忠國之盛也父慈子孝家之盛也今政荒

民敝覆亡是懼臣何敢言盛

世說新語

賈思道至性謙和遇士大夫雖在街道停車下

馬接誘恂恂曾無倦色客曰公今貴重寧能

不驕曰衰至便驕何常之有

古華錄

長沙有朝士某者還鄉意氣滿盈賓至則鼓吹

喧闐里中有執友來謁之朝士曰公素好誦
詩近日誦得何詩執友曰近誦得孫鳳洲贈
歐陽圭齋一詩甚有味乃朗然誦之曰圭齋
還是舊圭齋不帶些兒官樣回若使他人居
二品門前簫鼓鬧如雷朝士聞之默然明日
賓至門庭寂然

綠雪亭雜言

侍郎葉公鏜述其同年兵科何石亭嘗言其鄉
楊石齋相公當國時一弟爲京卿二弟爲方

面諸子布列在位濟濟其子慎舉進士第
人皆賀之公輦感不自安人問其故公曰君

知傀儡場乎如方奏伎時則次第陳舉至將

闕則盡出傀儡于場此曲終時也人家氣數

有限今盡發洩如此人皆以爲吾宗之慶吾

憂方大耳未幾公以議大禮不合去狀元謫

戍遠方而有僉事者復以誑誤抵罪人皆服

老者之先見云又述其郡汪少宰閒齋公語

云人家富貴如牡丹今春既盛開矣復當培之以爲來春之計苟盡其氣數而不加培護豈能使花之常開乎因謂勢極盛滿不可無楊公之識持盈守成不可無汪公之見也

訓纂

厚生

崔湜仁師之子弟澄液從兄洎並有文翰列居清要每私宴自比王謝曰吾門戶及出身歷官未嘗不爲第一

嘗暮出端門下天津馬上賦詩曰春還上林

苑花發洛陽城張說見之嘆曰此其位可致

其年不可及也然湜附韋后作相又附太平

公主門下客獻海鷗賦以諷湜稱善而不自

悛帝誅蕭至忠湜流嶺外後知湜本謀賜死

荊州夫進取不已卒罕令終文章富貴門第

少年四者亦何足恃

讀書鏡

李文達公每以盈滿爲懼取毛詩中語扁其堂

李曰臨深以寓安不忘危之意雖位極三孤不
治田宅不蓄女侍其容粹然見者如坐春風
中論者謂自天順以來所以正君德恤民生
進賢才廣言路抑佞倖却戎狄皆公之力

編

嚴延年潘岳之敗其母知之顏竣之敗其父知
之謝晦之敗其兄知之劉毅崔胤之敗其叔
知之韓侂胄之敗其姪知之伯宗之敗其妻

知之呂祿之敗其姑知之符承祖之敗其妻
知之張華之敗其子知之王仲舒之敗其友
知之王晏之敗其弟知之蕭至忠之敗其婿
知之潘炎之敗其婦翁知之至于主父偃蔡
京之敗則已亦知之然而終不易轍者何也
故曰當局者迷 鴻書
便宜勿再往好事不如無 陳希夷

自臨深以爲安不志危之意雖位極三孤不
野宜於再封我事不城無則然則若如雲水風

始日當同啓發

勳書

來所以正君德恤民

京之烟烟已亦映之然而絲不其燻者向此

...

...

...

...



十
元

